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陈彻 组版:曹珺

本土文本

苕和馍的故事(小说)

□刘放

进得虎丘的杨大河,眼波中依然退不下去岁月的河水。

他不知不觉中走出军人的步伐和感觉来。他是享受了军人的优待免费进景区的,那他是昨天的军人,也就是今天不穿军装的军人。

一路顺着系列景点上,余光瞄着有斜塔的山顶,一边自言自语,这山真的好看,有味,这虎丘山历史上真的有白老虎吗?还要守在吴王的坟墓上?也许是文人编出来的吧,反正这里最不缺的就是文人,编得让人相信就行。剑池可是真的,风壑云影,幽深的潭中真的发现过许多古代的宝剑,足见这座虎丘山可是卧虎藏龙啊。

但这山也是真的小,比起丘陵地带的家乡山都小了很多很多,要是与他当工程兵在西南开凿隧道的高山深峡比,更是没法比了,像大水牛比一只小蚂蚁。

工程兵面对的大山,才是真正的雄伟巍峨,真正的崇山峻岭。

他不能不想起母校。不单是地形,他感觉自己的母校也是卧虎藏龙。他永远不会忘记,在绿军装标上鲜艳的领章帽徽之后,他专门到校门口的坡路上走了两个来回。在这条两边绿油油水稻的路上,他走着走着就像是在梦中,在电影中,耳边还有电影歌曲响:红星闪闪亮,照我去战斗……歌声中,一条小小竹排溪流中滑行,竹排上的孩子掌上有闪闪的一枚鲜红五角星。他也相信了自己是学校中最帅的人了,因为有了头顶和领口的鲜红,他就能从对面人的眼睛里看到闪光,看到自己的焕发的容光和帅气,无比的帅气。

初进军营,初入大山,一切都是新鲜的。他是农村出身的兵,物质待遇他一点都不认为苦,在一些城市兵看来是多么艰难的生活,于他幸福得形同天天过大年。记得刚到部队不久,炊事班长有一天用带歉意的口气向大家打招呼:今天大家将就一下啊,只有馒头就白菜烧肉,菜品少了点。他哈哈一乐,反问:馒头就是大白馍,吃大白馍还要菜?!

结果好长一段时间,战友们都拿这个与他开玩笑。他也乐呵呵不置可否,甚至有人与他打赌,让他连续一个星期顿顿白馒头,没有菜,还说吃白馒头要不要菜。他说,一个星期太短了,一个月或者一年好了。一年四季吃苕长大的人,吃白馍会吃厌?你这才是真正的开玩笑。

他将这些写信告诉洪红,洪红夸奖他开朗活泼的同时,也暗暗指出这样或多或少有欠妥当的地方。一个军人,不应该总津津乐道于这些吃饭的事儿,而应该与战友们一起,研究如何提高工程进度,如何保障安全,等等。并表示,她到部队探亲时,会带哪些家乡特产慰劳他的战友们。

多么好的女人!多么好的军嫂!洪红的来信,在杨大河的战友手中传阅,大家一再对这个当年的文艺委员竖大拇指。还说,杨大河的祖先一定是做了很多善事,才娶进了这么好的媳妇。杨大河说,我们是军人,不可以说这些迷信的事儿。话虽这么说,但在给洪红的信中还是不无得意地描述了这一切,说得很仔细。信的最后,才捎带上几句遗憾,他暂时还没有提干,穿只有两个口袋的战士服,还不够格让家属到部队探亲。再说,他们部队在大山区,进出都非常不方便,生活也真的有些艰苦,劳动强度大,军营简陋,蚊子和青蛇很多。进大山里头几天可能还是很新鲜的,随着新鲜感一过,每天都是满目默默无语的大山,肯定住不长的。部队中有来自北京上海大城市的战友,还有家住江南的兵,“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”,日后一定陪着去江南看看,远比来大山探亲强。

洪红回信说,好啊好啊,那就盼着我们的劳动委员提干,穿上四个口袋的军干服,日后,一起去游玩江南。

对于杨大河来说,游江南,是他几十年前的梦想,今天终于成真。

他想不通怎么会将这个梦想,推迟了这么长的时间。为什么?唉唉,这这那那,真是一言难尽,欲说还休。

他曾与女儿说起过当年苕和馍的故事,女儿如听天外传奇,她根本不能理解当年爸爸妈妈的故事,两种普通的食物,居然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体现,凝结着贵贱之分。她觉得挺好玩的!听的过程也是嘻嘻哈哈的,弄得他没有了讲下去的心思。

这次来江南,是因为女儿在这座城市读大学,快毕业了,他来看女儿。平素,他从来不用他的退役军人优待证,觉得看病啊买车票啊,大家都在排队,自己作为曾经的军人,没有特殊情况更应该排队。今年以来,国家对退役军人的优抚更多更重,在这座城市,不仅公交车和地铁凭证免费,所有的园林景点也对持退役军人优待证者免费。他就用上了这个与当年领章帽徽差不多鲜红的优待证。在举证的过程中,他看到景点检票人员和公交车的司机,投向他的都是敬重的目光。甚至,每一次举证,他还似乎感觉到,国家像一个慈祥的长者,在拍着他的肩膀,表扬他曾经为国家所做的贡献。这种感觉太幸福啦!

现在的军装有了大盖帽和军衔肩章后,就不再有他当年那样鲜红的领章帽徽,比较而言,现在的军装当然非常好看;但在他的心目中,实话实说,他还是认定自己当年那有鲜红领章帽徽的军装更好看。穿上了,人不仅变得腰身挺拔,还更有一股劲头,连鼻子眼睛眉毛都更帅更精神。他从部队返乡探亲,穿戴着有鲜红领章帽徽的军装去看母校的那次,他让洪红站在校门口,像接见或检阅的首长一般,居高临下看着他,看着他穿越水稻田,并朝他挥手致意。一个曾经叫杨大货的年轻英俊军人,有意慢步走,走上那段坡路,然后两人牵手走进记忆中苕香和馍香弥漫的校园。

登虎丘山,一路边看边想,不知不觉进入一个圆月形的门,登上了望苏台,眼前豁然开朗。站在这里,可以俯瞰整个古城,白墙黑瓦的古城。恍惚中,这与当年校门口观看高墩下的稻田很像,很像。

杨大河点点头,说,就是这里了。在一段平复的围栏处,他将票夹翻书一样缓缓打开,红光一闪,票夹的一面是他的优待证,另一面,是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。他让这两个面,一同俯瞰一座城市。

他又开始了喃喃自语。

照片中,这个女人的胸前有一束黄的和白的鲜花。让人奇怪的是,花丛中还有一个红苕和一个白馍!

身边的游客说话声渐小,小到鸦雀无声,似乎都在听一个老人的独白。他说:红,你看,红,你看,我们今天游江南了。我们是凭军人优待证免费乘地铁来的。我们又是凭证免费进的景区。你看看,这个城市对军人多好。国家对军人多好。都像你当年对军人一样好!我一个吃苕的农村人,能得到仙女一样的你看重,那是因为我的一身军装,还有我红红的领章帽徽,让我看起来更像一个男子汉。我当然懂的,一直都懂,只是没有说出来。谢谢你的看重啊,我要向你行一千个军礼,一万个军礼……

这些话,让周围人能听懂其中故事的大概来。

只是,照片中的苕和馍呢?大约很少有人能猜出其中的寓意吧。(下)

走进老时光(散文)

□低眉

怀旧的人应该去一下通作博物馆,门头是秦能老先生写的,与安顿在此的通作木器神交已久。笔锋间仿佛亦有木。

这里缭绕一种奇妙气息,由木头与木头交换呼吸所带来。来人便得以从陀螺般的现代漩涡里沉降。再往前走,你的小时候在里面等你。

树木是能活很久的事物。从木材到器作,木头并不曾死去。换一种姿态,继续活。素面朝天,不刻不镂,以自己的真心本来面目,活在深沉久长的时间里,群居而静默。它们会释放梦境,云蒸霞蔚或大清凉境,木器们自己知道。

一脚踏进通作博物馆,并不激起半点涟漪。走进一个梦境,梦境并不被打破,而是仍旧按照原先的逻辑,兀自生灭。时空的切换是自如的,电影大片里未来的人回到过去,或者现在的人进入未来,琳琅满目显现出来的世界,并不与这个人产生任何交集。我希望不破坏木作们的梦境以及由全体的它们所共同承载的老时光。我期待的,是进入老木器们的梦境并释放自己,最好就是和老木器们一起做梦,梦和梦一起交响。

通作博物馆里住着的,是一些老灵魂,它们的肉身,分别被命名成:柞榛木、松木、黄杨、酸枝木、交趾黄檀、檀香紫檀、楠木、榉木、非洲紫檀、大果紫檀、金丝楠木、柏木、枫木……

凹膛肚、牙条、足底、底足、撇脚、端面、束腰、高束腰、腿足、腿足外撇、小撇腿……没错,木作们的器官,拥有着人的名字,而透雕、阴刻、深浮雕、浅浮雕,则是它们的诞生方式。

锯子、斧子、刨子、凿子、锤子、钻、墨线、量尺,它们本身其实是更有耐性的木头,从木头处来,又变成施用在木头身上的刑具,而不完全是。这真是一种神奇的轮回。而今它们各自站立,各自静默。经历了时光的浸染,锯子们已经沉默,不再驿动不安。它们身上沾染过木头的哭泣和挣扎,也已在时间里抖落。

通作匠人惜墨如金。如意纹、灯草线、万字纹、螭龙纹、玉兰花、书卷造型、田字形、葫芦造型、馒头顶,在这些常用的创作因子之外,通作木器的标志性符号是:拐子龙纹。南通人俗称“拐儿纹”。拐儿纹的来历,其实是草龙。在通作匠人的刻刀下,这条草龙具有高度意象化的线条,龙首、龙足、龙尾均为方形,线条硬朗挺拔而又绵延不断。

在一面墙上,悬挂着一张柞榛老八仙桌的七十二个零部件。不由人不想起悟空行者的七十二变。十几年前,博物馆主人王金祥拆解了它,获得了它们:大边、束腰、子线、牙条、穿带、腿足、靠腿拐儿、下横档……终究是一些老者,在时间的深处获得了奇异的静气。

静静悬挂在此。曾经疤瘤般旋转过的惊心动魄的七十二变已经静止。成为一种标本一样的存在。

走进通作博物馆,你就走进了拐儿纹的世界。衣柜、衣橱、马案桌、方凳、架子床、梳桌、拔步床,甚至是面盆架和洗脚凳,你是否已经想念起从前那些祖母们的嫁妆,你想不想自己的小时候,也许通作博物馆会一定程度上满足你的小念想。

进来吧。这里收藏着江海平原的老时光,里面有你的小时候。

邵伯的魅力(散文)

□关立蓉

此刻,站在这座横跨运河的大桥上,映入我眼中的这片水域,河湖相连,浩渺无际,可谓气势盛大。桥下河道中间,十几艘身形庞大的货船,满载货物,在悠长的汽笛声中,缓缓驶向远方。

周末,应江都好友邀请,慕名前往古镇邵伯,从南京到江都,不过两小时车程,气象却是万千。

走到桥的另一侧,放眼望去,前方正是名闻遐迩的邵伯船闸,这是千里运河线上规模最大的船闸,三座船闸连成一体,威武镇守于此。我晚来一步,没有看到船舸争流过闸门的壮观一幕,但想到去年春节回故乡,慕名参观刘埠渔港,恰遇百船开闸出海。无论跨江过海还是开闸,都是一场速度与力量的较量,鼎沸的声响,惊心动魄。

邵伯船闸有深厚历史渊源,可以追溯到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东晋,与东晋名士谢安有关。当年谢安自请离开京城建康,镇守广陵,就是现在的扬州。他在广陵东北方向的步丘筑造新城,步丘地势西高东低,常有旱涝灾害,谢安亲率民众,于河中筑埭拦水,惠及沿岸百姓。谢安辞世后,人们怀念他,比之为西周德行高尚的召伯,将他所筑之堤命名为“召伯埭”。“召”“邵”古时相通,后来此地便演化为邵伯。

从桥上下来,前行不远,到达邵伯古镇。古镇没有过多商业开发的痕迹,原貌保持较好,一色白墙黛瓦,屋脊连绵。几条主街纵横交错,地上的古石板,留下深深的岁月印痕。游客不多,我们可以从容漫步。走到一处古宅前,大门上挂有一牌,上书:清嘉庆年间裔氏盐商住宅,从油漆剥落的木门缝隙处,我向里探视,但见院落宽敞,屋宇坚实,只是寂寥无声。初冬的阳光下,静谧的小院,仿佛沉浸在一个古老的梦境之中。

沿老街西行,有一座斗野亭。古人将星宿分为二十八宿,扬州分野属斗,故有此亭名。它始建于宋代熙宁二年,坐落于高丘之上,可远眺运河波光帆影。当地史志记载,苏轼、黄庭坚、秦观等宋代文人,曾在亭内和诗吟咏。清代的孔尚任,也曾在不远处的运河“扁舟孤棹,暮海朝湖”。朱自清在《我是扬州人》中,回忆了他在邵伯生活的时光。名人的到访,给邵伯留下一抹抹风雅的色彩。

来到古街运河廉文化传承馆,迎面是一棵古甘棠树,它在这里驻守了700年,在邈远与静寂之中,生命的延展就像宣纸的纹路,隐约成了一种陈旧的美。馆内,悬有清代画家王素的作品——《运河揽胜图》,此画堪称邵伯版《清明上河图》,场面阔大,用笔细腻。画中,舟船云集、人声鼎沸、船船相接、帆樯相挨。河道里有红顶的官船、民间的商船;河岸上人来人往,卖粮的、卖鱼的、唱戏的、杂耍的、喝茶的……各种市井风情,民生百态,俱呈画面之中,见证了邵伯曾经的繁华。馆内飘来咿咿呀呀的民歌声,曲声欢快跳跃,友人告诉我,这是邵伯有名的民歌《拔根芦柴花》,属于邵伯秧号子,流传全国。

在运河故道邗沟的东堤旁侧,保存当年大码头的遗址,三十多级青石台阶延伸至河底,如同一本厚实的史书,安静地打开在古河边。乾隆皇帝曾在此登临邵伯,驻跸老街。如今,老河道早已废弃,水面平静凝滞,在落叶漂浮之间,水蜘蛛从这片水域飞跃而过,远处的芦苇丛中,有小野鸭出没。台阶遍布凹痕,可以想象,过去百年间,它曾被无数的人脚、马蹄和车轮踩碾。

光阴亦如流水,将往昔的繁华裹挟而去。如今,古镇芳华不再,但岁月层层叠叠地堆积,那些封藏于时光深处的气息韵味,依旧魅力无限。静静流淌的河流,看似单调的水面下,其实相互间渗透融合,汇聚成一片波光潋滟。邵伯明清大运河故道、邵伯码头群和邵伯古堤,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。当我站在古码头边,看到石碑上雕刻的,那些象征荣耀和光辉的淡蓝色标记时,似乎听到了遥远的历史回声。

在回程的路上,我想,对于一名往来匆匆的游人,无法在有限时间内充分读懂邵伯,但漫步古镇获得的印象,一些场景和画面,可以让纷飞的思绪在历史与现实、传统与现代中延展,感知邵伯在运河发展史中的分量。

邵伯的魅力,已不在于过往的喧嚣和繁华,它藏匿于那些古旧的街巷间、那些历史和传说中、那些依然被传唱着的地方戏曲中。从时间深处生长出的旋律,是一种珍贵的精神资源,滋养着人们的灵魂,在未来无尽的岁月中跳荡缭绕,就像古老的运河河道,千年来,波浪翻卷,生生不息。

江海新韵

元旦之诗

◎元旦所思 (墨痕)

我们走着,一直没有停歇
我们都在理想中建造自身并完成耐心构图
而那些尚未完成的
还在一场场大风中寻找淬火的刀锋
我们举过灯盏,蹚过沙砾
在河蚌中隐身,也在溪水旁卸下身体的鳞片。
当一年一度的钟声从西北风的口中吐出节令之音
我们有谁?能丈量出结束与开端的距离
又有谁?能用尺记录它们如此相近却又如此遥远
而这中间空白的段落
却是,我们每一个人所猝不及防的行走
又嚯嚯向前的激越。
我们走着,带着胸腔之琴
我们无法计算结果,我们盛着牛奶与福音
我们思考着现在,也被思考的人思考以后
我们走着,在亿万人的和鸣中与它相遇
却又在一条鱼腹内蔚蓝的大海中
与它分离

◎元旦书(毕俊厚)

霞光推开新的一日,恍若隔世般敞亮
洁白的信使从天而降铺满吉祥的田园
时间的轴承正在吱吱扭扭地转动
人世间涌动的潮汐又从这一日突然开始。
屋檐低垂,冰凌倒挂
红爪鸟雀抱紧枯黑的枝干放喉鸣唱
经卷似的烟尘柔软着、扶摇着
仿佛一架采棉的梯子,攀入半空。
新的轮回,我又要徒长一岁
小小孙女又要蹿高一头。妻子又要平添白发几根
哦,这伟大的尘世,她指引着
我们从不停息的脚步。
哦,这伟大的时间,从来没有嫌弃任何人的得失寡助

◎元旦书 (王爱民)

老鼠偷偷吃盐,变成了蝙蝠
影子埋伏在小兽的肉身里
我欠它们太多
生锈的心,煮碎一壶药

一切从宇宙的尽头
磕着长头,来到草籽的脚下
秕子像个潦草的错别字
刚刚认出拐弯的回家路

打铁劈石的人至今未归
沉银处青山隐隐
雪花收复失地,重新打量我
你是哪一世喝醒我的雨水

半个我穿墙而过,飞蛾不在
窗外一棵树的枯枝,扑向阳光
恕我不能向森林,说出它的名字

◎元旦寄语 (谷玲玲)

如果时间真有一个点
那么它就可以暂停、快进
或者倒退
一个人就可以走回少年
把所有遗憾的事都修改一遍。
时间令人珍惜正因为它的无情
——它的永不回头
而人的强大在于,“允许一切发生”
不去懊恼,悔恨,平静接受
人群如漫漫黄沙,起伏前进,我在其中
即使我们同时跨过一条线
我也是一个人在走。
大雪纷飞,像一个重要仪式
人们小心翼翼地行走,交谈的语言却轻快愉悦
落雪的时候其实并不最冷
融雪的时候才是
回望这一年已所剩无几
我开始积攒祝福,送给站在春天里的你

◎梅花绽放时候 (余佃春)

护栏正在安装
塌方重新长回
从刀坞到小关
溪水喧哗,梅树无声
一群群鹅卵石,推推搡搡
像是为了生活
一年年不断涌出山外。
山也是人
真的会一夜白头
挑选茅草芯的人
发色和新历年的雪一样纯洁。
迎着风走
成为一个逆行的人
怀揣梅岭十万朵将要醒来的火
我不是我
我是风尖上蘸满信息素的引信
开出了鲜艳的分叉

◎盘点(云冉冉)

撕下最后一张,
远方传出梅花通报的钟声。
又到了该盘点的时刻。
喜庆之夜,爆竹退出舞台,
人们的欢乐隐于宴席之后。
我只看到雪花飞舞,
沉默在响彻耳畔。
这一年来,
时间账本记录的收成与支出,
多少次的血本无归,
我没有去结算。
只关注仓库里的凌乱,
分类,梳理,挑选,
我剔除出那些枯枝残叶,
精选尚有生机的作为种子。
我和所有提灯照亮前路的人,
一起重复老套的主题,
来年足够宽阔,
足够容纳一个梦的畅通。

◎元旦 (孙松铭)

这一天,树木正摘下叶子过冬
朝阳已经过崭新晨露的洗礼升起来了
这似乎不可抗拒,如同
时间。
太阳从山重水复中落幕,也会从
峰回路转中升起。它的光
正照进你的梦,或者正加持着
一杯早餐升腾起的底色
这便是生活
生活就是,你高不高兴都得继续。
你跃跃欲试,开始和朝阳一起
眺望。其实新的一天
与过去的日子没什么不同
不同的是:你已向新年重新介绍了自己。
新的一天也即打破,打破
就意味着
重塑。辞旧迎新
说的是时间,却不仅仅是时间

◎离火九运 (王相华)

对于新概念的名词并不熟悉
我确定是新的纬度
大火,会从一颗星星开始燃烧,点亮黑夜里
更多的星星,你也是
其中一颗,被新年的钟声惊醒
过去和未来,我们
站在分界线中间的部分,有光的地方
就是方向,就是
你身后无数的桃花源和春风
是的,有些人
我们等待得太久了,有些旧事急需
在跨越另一扇大门之前
进行拆解,融化于冬末的大雪
哦,我们的灵魂
像雪一样干净,比见证的二十一克更轻
请原谅我面对过去
忘掉的爱恨,在离火九运
我们重装上阵——
跨入2024年黎明吉日吉时的庄园

◎诗意元旦 (纪洪平)

从三百多个日子里选出这样的一天
不论天气好坏,也不在意吉凶
甚至多次改动
全年第一天到底什么样子
南朝诗人萧子云首次使用了元旦两字
这一天,就长成了元旦的样子
中西方的历法一直发生碰撞
相差的那些天数
有人用繁体的汉字填补
直到新中国决定采用公历
爆竹声中的记忆,依然纷纷扬扬
仿佛总在一场大雪中
历史的新桃不知不觉换了旧符

◎新年将至 (伍晓芳)

雪粒敲打叶面,发出沙沙之声
风吹落了无患树上最后一颗果实
寒冷已至,一年将尽
时间,仿佛在有意放慢速度
家中的人却依旧匆忙出门
远行的人依旧向四面八方涌去
只是把衣领裹得更紧一些
只是行李箱更重一些。
当新年钟声敲响的一刻
许多人并无察觉
只是身体在梦中轻轻震颤了一下
仿佛时间的车轮刚压过一个减速带
又朝着原有的方向匆匆向前